

第十章

後半生的生活





與翁瑞午的關係

徐志摩去世後還不到一個月，陸小曼立刻就感覺到了經濟上的壓力，失去了徐志摩做經濟後盾，自己的父親也在一年前就過世了，家中並無積蓄，只有外債。雖然早在剛和徐志摩結婚時就分了家的，她和徐志摩的名下有一份資產，但是這麼多年來，徐家從來沒有把這份資產的所得給過他們。徐老太爺一直在經濟上制裁著陸小曼和徐志摩，要不然，徐志摩也不至於有那麼大的經濟壓力。徐志摩過世後，陸小曼理應是他們名下這份資產的繼承人，但是陸小曼從未想過要繼承那些財產。即使是在沒有生活來源的情況下，她也只是給胡適寫信，求他在徐老太爺面前斡旋，給她安排一點今後的生活費。

胡適本來在徐志摩生前的最後一兩年裡一直對陸小曼極度不滿，還曾多次慫恿徐志摩和她離婚，只是徐志摩一直未答應。不想現在她居然向他提出了這麼棘手的難題，但是，考慮到陸小曼說得在理，她確實是無法可想，只有這最後一條路了，於是他只好硬著頭皮去找恨透了陸小曼的徐老太爺談。老爺子可能也是考慮到一旦陸小曼生活無著落，自甘沉淪，做了風流寡婦，難保不丟了徐家和徐志摩的面子，才勉強答應每個月給陸小曼三百塊錢的生活費。這其實是一筆很大的費用了，供陸小曼和她母親生活綽綽有餘。

但是，徐家卻拒絕陸小曼參加一九三二年在硤石為徐志摩開的追悼會，陸小曼氣憤難當。自己是徐志摩的合法妻子，老太爺再怎麼恨她，也該給她這起碼的權利讓她盡一盡心意。可是徐家一門都在悲痛的漩渦裡，對她恨入骨髓，無法通融。毫無辦法的她只能向可以說得上話的胡適訴苦：「我們幾年戀愛，到今天連靈前都不能去，叫我怎能不恨？真怨，老爺子真也太不講人情了……」陸小曼又一次看清楚了徐家對她的永不接納的態度，想到徐家的那些資助恐怕也不是長久之計，所以，她沒有斷絕和翁瑞午的來往。一個沒有經濟來源的女人，不可能在

人格上真正的獨立，但是，她能做到的她都盡力去做，那就是堅守徐志摩和她的婚姻事實。

徐志摩逝世不久，就有很多男性向陸小曼伸出了手，首先就是近在身邊的翁瑞午。他求她嫁給他，那樣的話，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照顧她、得到她，而她也可以再次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陸小曼心裡明白這一點，但是，她拒絕了他的求婚，即使是後來在無奈之下與他同居了三十年之久，她也寧可背著不明不白的身份和他住在一起，不願意提及結婚的事情。除了翁瑞午，她的前夫王賡，也托人提出了要復婚的想法，但她也拒絕了。胡適對陸小曼一向有好感，陸小曼也感覺得到，在徐志摩死後，胡適曾經一度以陸小曼的保護人自居。他向陸小曼提出，只要她與翁瑞午斷交，以後一切由他全權負責。陸小曼委婉地拒絕了他，胡適為此很不高興。後來到了四〇年代，胡適還從南京來過一封信，再次勸陸小曼聽從他的安排，由他來安排她新的生活。這次，陸小曼還是沒有給胡適肯定的回覆，胡適非常生氣，以後就再也不和陸小曼來往了。在這些人裡面，她任意選一個嫁過去，生活都會改觀，但是她都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她只想苦苦守住和徐志摩的這個約定。

徐志摩去世後，陸小曼痛定思痛，為徐志摩改掉了許多的壞習慣，但有兩樣她一直改不了，一樣是抽鴉片，另一樣就是捨不下翁瑞午。鴉片的癮太深一時難以戒除，可以理解；可是翁瑞午的存在，不僅有損她的名譽，也更加對不起徐志摩，她為什麼一定要留住翁瑞午呢？也許是志摩不在人世之後，許多朋友都與她絕交了，才二十八歲的她太過孤獨，需要有個守在她身邊的人陪伴她，翁瑞午就是這樣一個體貼入微的人。起初他們只是像朋友一樣相處，徐志摩逝世七年之後才開始同居的。陸小曼後來曾向王亦令說：「我與翁最初絕無苟且瓜葛，後來志摩墜機死，我傷心至極，身體大壞。儘管確有許多追求者，也

有許多人勸我改嫁，我都不願，就因我始終深愛志摩。但是由於舊病更甚，翁醫治更頻，他又作為老友勸慰，在我家長住不歸，年長月久，遂委身矣。但我向他約法三章：不許他拋棄髮妻，我們不正式結婚。我對翁其實並無愛情，只有感情。」

陸小曼之所以寧願永遠和翁瑞午保持這種不明不白的關係，大概是因為她始終不能忘情徐志摩，而且考慮到翁瑞午的結髮妻子是老式婦女，也無經濟來源，一旦翁瑞午和她離了婚，她肯定也是走投無路，陸小曼不忍看到這樣的結果，從這一點上看，陸小曼其實也是為人忠厚的，她確實有過人之處。

陸小曼在剛進上海中國書院時寫的一份材料中也說到了她和翁瑞午同居的事情：「我廿九歲時志摩飛機遇害，我就一直生病。到一九三八年卅五歲時與翁瑞午同居。翁瑞午在一九五五年犯了錯誤，生嚴重的肺病，一直到現在還是要吐血，醫藥費是很多的，還多了一個小孩子的開支。我又時常多病，所以我們的經濟一直困難。翁瑞午雖有女兒給他一點錢，也不是經常的。我在一九五六年之前一直沒有出去做過事情，在家看書，也不出門。」

陸小曼的另一個老朋友陳巨來也證實了這個事實，他曾寫道：「志摩死後，小曼家中除翁瑞午外，常客只餘及大雨夫婦及瘦鐵與趙家璧、陳小蝶數人耳。當時每夕瑞午必至深夜始回家中，抗戰後他為造船所所長，我為楊虎秘書，均有特別通行證者，只我們兩人談至夜十二時後亦不妨。一日，時過兩點了，余催瑞午同走，他云：汽車略有損壞，一人在二樓煙榻上權睡一宵吧，自此遂常常如此，小曼自上三樓，任他獨宿矣。及那月底，徐申如送來三百元附了一條云：知翁君已與你同居，下月停止了云云。後始知徐老以錢買通弄口看門者，將翁一舉一動，都向之做回報的。當時翁大怒，毫不客氣，搬上三樓，但

另設一榻而睡者，自此以後小曼生活，由其負擔矣。」

由此看來陸小曼與翁瑞午公開同居是在徐志摩逝世多年以後是真的了。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五六年的十八年間，翁瑞午一直靠變賣家產維持陸小曼的龐大開支，直到十幾年後把家裡值錢的東西當光賣盡，他無怨無悔地照顧著她。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物質奇缺，翁瑞午年紀也漸漸大了，但他是還是盡心盡力照顧陸小曼，為她盡力弄到所需的一切。翁瑞午有個香港親戚，經常給他寄來食品，翁瑞午總是把寄來的絕大部分東西都留給陸小曼，陸小曼生病，更是離不開他的推拿按摩，端湯奉藥，噓寒問暖，直至他逝世為止。這一切都不是普通的人能夠做到的。

陸小曼的乾女兒何靈琰在多年以後回憶陸小曼與翁瑞午的關係時，不無感慨地說：「現在想想這個人也算多情，他對乾娘真是刻意盡心，無微不至。徐乾爹去世後，他更是照應她，供養她。後來乾娘煙癮越來越大，人更憔悴枯槁，而翁乾爹又是有妻有子的人，她給他的負擔重，而他卻能犧牲一切，至死不渝。細想若無翁瑞午，乾娘一個人根本無法活下去。」

蘇雪林也曾在回憶起陸小曼和翁瑞午的生活時說：「她（陸小曼）那時是住在翁瑞午家裡。志摩逝世後，小曼窮無所歸，依瑞午為活。我也不知道翁瑞午是否有妻兒，總之，小曼住在他家裡，發生同居關係是萬難避免的事。小曼長年臥病，延見我們也是在病榻上。我記得她的臉色，白中泛青，頭髮也是蓬亂的，一口牙齒，脫落精光，也不另鑲一副，牙齦也是黑黑的，可見毒癮很深。不過病容雖這樣憔悴，舊時丰韻，依稀尚在，款接我們，也頗溫和有禮。翁瑞午站在她榻前，頻頻問茶問水，倒也像個癡情種子。」

翁瑞午對陸小曼的一片癡情始終不改，直到一九六一年他臨終前兩天，趙家璧和趙清閣來陸小曼家裡玩，他知道自己不行了，就向兩位來客抱拳拱手道：「我要走了，今後拜託兩位多多關照小曼，我在九泉之下也會感激不盡的。」他對陸小曼自始至終的愛護有加，生前盡可能地照顧體弱多病的陸小曼，即使勸陸小曼吸鴉片很不對，但也是為了減輕她的病痛，臨死前他最不放心的還是陸小曼，他對陸小曼的愛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這種愛是春風化雨式的愛，無微不至的愛，無所不在的愛，一味付出別無所求的愛。他從陸小曼那裡得到的很少，卻能包容陸小曼對徐志摩的無限思念，包容她所有的缺點，包括徐志摩無法做到的一切。所以在他死後，陸小曼感到生命中死一樣的空虛和孤單。

當許多人勸說陸小曼離開翁瑞午時，當後來翁瑞午犯了錯誤身上不名一文時，甚至是朋友們紛紛以絕交相威脅時，陸小曼還是沒有離開他。陸小曼前後和翁瑞午生活了三十多年，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朝夕相處，沒有愛情也有深厚的感情了。多少年來，他們相濡以沫，早已誰也離不開誰了。換個角度來說，以陸小曼的人品，別說翁瑞午對她有恩，就是一般的朋友，她也決不會在他最需要的時候拋棄他。在翁瑞午死後，陸小曼還幫他撫養他和一個女學生生的私生女。

陸小曼曾對趙清閣說：「我的所作所為，志摩都看到了，志摩會瞭解我，不會怪罪我。」她說：「冥冥間，睡夢裡，彷彿我看見、聽見了志摩的認可。」也許徐志摩地下有知，確實會這樣，因為他也自始至終地愛著陸小曼，怕她受到傷害，現在有人照顧她，他也會感念不盡的。



潛心繪畫獲得工作機會

徐志摩逝世之後的陸小曼臥薪嘗膽，潛心繪畫。她不僅師從賀天健、陳半丁等大師，而且對中國古代大師們的繪畫技藝和風格極有興趣，如元朝的倪雲林、明朝的沈周以及清初的王鑒等。只要一有機會，她就細心揣摩，反覆鑽研，由此形成了文人畫的風格。此外，她還和當時的許多畫家名流如錢瘦鐵、吳湖帆、應野平、孫雪泥等頻繁交往和切磋技藝，幾年的積累和努力，使她的畫藝一日千里，進步神速，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很多人的首肯和稱讚。錢瘦鐵先生曾經為陸小曼的一本畫冊題了「煙霞供養」的字樣，並下評語道：「甲戌嘉平之月，讀小曼此冊，神韻滿紙，文人慧業，信有然也。」一直是陸小曼授業恩師的賀天健對陸小曼的進步也是讚不絕口，他在看了她的畫作之後也落筆題跋：「小曼天姿超逸，此冊實為其最精之作，讀竟欣然。」

十年辛苦努力沒有白費，一九四一年，陸小曼終於在上海的大新公司，也就是今天的上海市第一百貨商店的樓上，辦了一個個人畫展。展出的作品多達一百多件，有山水卷，有花鳥蟲魚卷，取材生動，畫藝精湛，有不少稱得上是精品，因而受到了參觀者的一致好評。一九四九年，陸小曼又以優異的繪畫技藝和個人獨特的風格入選全國美術展，這是很高的層次和水平了，再加上當時的女畫家相當稀少，陸小曼在當時的中國國畫界是一個異數，因此也格外的引人注目，擁有了一定的名氣。人到中年的陸小曼終於用努力贏得了世人的肯定和讚譽，她藉著這股力量，再接再厲，於一九五五年再次入選全國美術展。

緊隨其後的好消息是一九五八年陸小曼正式加入上海美術家協會，並且成為上海中國畫院的專職畫師。專職畫師的職務相當於教授級別，這是很高的職務和榮譽了。一九五九年，她還獲得了全國美術協會評定的「三八紅旗手」的榮譽稱號。這是在繪畫事業上取得的巨大成功，這種成功於她而言，有著特殊

的意義：她終於達成了徐志摩的心願，她再也沒有在嬉玩中浪費生命了，她努力了，並且成功了。

當然，這種成功是來之不易的。尤其對於一個身體脆弱、疾病纏身而又深受鴉片毒害的女子來說，她要忍受病痛的折磨和精神上的孤獨，要忍受旁人的冷眼和眾人的鄙棄，可謂是忍辱負重之下的奮發。難能可貴的是一九四六年，陸小曼痛下決心，決定戒掉纏綿二十來年的鴉片煙癮，重新做人。一九四七年，她毅然獨自住進醫院戒毒，在醫生的精心治療和幫助下，她開始了艱難的戒毒過程。幾十年的毒癮要徹底戒掉談何容易，但是她一心要戒毒，用她自己堅強的意志力克制著戒毒帶來的種種痛苦，終於在不久之後戒掉了毒癮。這是一個多麼大的驚喜，如果徐志摩泉下有知，也會為陸小曼高興吧！他在生前曾多少次苦口婆心的勸說都沒有起到作用，現在陸小曼憑借一人之力就戒掉了毒癮，這是多麼大的精神力量！戒毒之後的陸小曼更有幹勁了。

一九五六年，已經五十三歲的陸小曼正式獲得了有生以來的第一個工作機會，她被安排進入上海文史館任館員。這是一份清閒的工作，加上她的年紀也大了，館內上關照她，所以她基本上沒有什麼具體的活要做。但是每月她有幾十塊錢的工資可以領，這些錢足以維持她的基本生活。這對於陸小曼而言，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因為此時的她已經是窮困潦倒了，翁瑞午的家當已經差不多當光賣盡了，他們又沒有別的什麼生活來源，陸小曼不得不靠賣畫維持生計，所得非常有限。因此陸小曼十分珍惜這個工作機會，踏踏實實地工作，虛心地學習，生活的熱情和積極性又一次被點燃了。一九五七年的一天，旅居海外的韓湘眉回來探親，見到了精神十足的陸小曼，大吃了一驚，因為她原以為陸小曼一定是飽受人世間的磨難，生活無著落，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沒想到眼前的她竟然精神旺盛，氣色也

因為成功戒除鴉片而恢復了，幾乎可以用容光煥發、面色紅潤、身材微豐來形容。美人當年的一點點輪廓仍在，風韻尤存。韓湘眉只能連連說：「真是想不到啊！你的精神還是這麼好！比以前還胖了一些，真是太好了！」韓湘眉拿出了在國外的朋友們給她的一些資助，希望陸小曼能接受。陸小曼說自己生活得很好，感謝朋友們的深情厚誼。但是她有了正式的工作，可以自食其力，不需要這些資助了。

在工作之餘，陸小曼仍舊繪畫不輟，並且在錢瘦鐵等舉辦的一次畫展上，展出了自己的幾幅畫作。就是這幾幅畫作引起了時任上海市市長陳毅的注意。畫展期間，酷愛書畫的陳毅來到畫展現場參觀，他被陸小曼有著女性清新風格的繪畫吸引住了，凝視著畫面上陸小曼的落款，覺得十分熟悉。就問身邊的人陸小曼的情況，當陳毅得知此陸小曼就是當年的名媛、大詩人徐志摩的夫人，現在生活艱難時，感慨萬分，唏噓不已。他跟在場的人說：「我曾有幸聽過徐志摩先生的講課，我是他的學生，陸小曼應是我的師母了。」

陸小曼在陳毅市長的關懷下，成為當時上海中國畫院的一名畫師。那時上海中國畫院的畫師，級別和待遇相當於教授和博士，每位畫師有一個帶洗手間的畫室，負責培養一個學生。陸小曼的生活因此而更加穩定了，在精神上也有了較大的變化，她變得更加積極，滿懷激情地參與新的工作。

陸小曼酷愛畫山水畫，這也許跟她的心境有關，只有美麗的山水能讓她忘情和陶醉，遠離塵世間的煩擾。她曾自述：「我愛大自然，但我無法旅遊（因病），因此我願陶醉在丹青的河山風景中。」她畫了很多的扇面和條幅，尤其是山水題材的畫作，放在著名的「朵雲齋」裡寄售。由於她的畫賦色柔麗雅致，格調溫婉恬淡、脫俗，再加上技藝不凡，因此受到了很多買主的

歡迎。陸小曼很想回報新社會對她的關懷，一九六四年春天，她開始用工整秀麗的正楷毛筆字抄寫《矛盾論》，想把它全部抄好作為新政府成立十五週年的節日獻禮，但是由於她身體一天比一天差，這項工作竟未能完成。這一年的秋天，上海中國畫院委托陸小曼為成都杜甫草堂畫四幅山水條屏，以供杜甫草堂的展覽之用，陸小曼拖著病弱的身體一絲不苟地完成了繪畫任務。

完成這批繪畫任務之後，陸小曼的身體直轉急下，病情惡化住進了醫院。杜甫草堂的幾幅畫也就成了她最後的作品。陸小曼的畫作存世的有一百多件，富有較高的藝術價值，正日益受到關注，是收藏家們關注的收藏熱點。單就扇面而言，在今天的書畫市場和藝術品拍賣市場上，還能賣到每幅扇面兩萬元臺幣左右的價格。





與朋友的交往

陸小曼熱情好客，落落大方，真誠仁義，善於與人溝通，她在年輕的時候就是交際場上的高手，身邊朋友如雲，家中高朋滿座。有人曾經說過：「男人中有梅蘭芳，女人中有陸小曼，都是人緣極好的，只要見過其面的人，無不被其真誠相待所感動。」由此可見陸小曼的人格魅力所在。雖然徐志摩過世之後，很多朋友離開了她，她自己也深居簡出，不再混跡於交際場合，但是在繪畫和日常生活的交往中，她還是結交了不少朋友。早期的舊相識一直不離不棄的就有劉海粟、翁瑞午、江小鶯等人，後來由於繪畫和給徐志摩編全集而結識的朋友就有繪畫大師賀天健、錢瘦鐵、出版界的趙家璧、作家趙清閣、王亦令、篆刻家陳巨來、建築學家陳從周等等。正是這些朋友的友誼和鼓勵，幫助陸小曼走出了生命的低谷，獲得了重新做人的勇氣。

翁瑞午的一生相守自不必說，賀天健在關鍵的時刻伸出手，以教陸小曼繪畫的方式幫助她找到了努力的方向，把她拉出了悲痛和迷茫的生活狀態。並且他一直盡心盡力地輔導她的繪畫，繪畫的快速進步和被廣泛認可的事實使得陸小曼獲得了巨大的成就感，這種成就感激勵著她走出一條光明的人生大道來，避免往更深更壞的自我毀滅的道路上走去。

錢瘦鐵等繪畫界的同仁，也盡心盡力地幫助陸小曼提高繪畫技巧和水平，在陸小曼孤獨的時候和她一起探討藝術的話題，轉移她的注意力，同時也在不知不覺中提高了陸小曼的品位。在陸小曼需要幫助的時候，他總是恰到好處地伸出了手，比如在他辦畫展的時候，他就藉著自己畫展的名氣，把陸小曼的畫作拿來一同展覽，從而抬高了陸小曼畫作的知名度。他一有機會就向人推薦陸小曼的畫作，還和陸小曼合作了不少的畫作。在陸小曼要辦畫展的時候，他也幫助她做台前幕後的工作，促成畫展的成功。

趙家璧是徐志摩的學生，後來也成為了陸小曼的朋友。他在徐志摩剛剛去世的時候就張羅著要出徐志摩的文集，和陸小曼的想法一拍即合。在整理和收集徐志摩文稿和信件的過程中，他做了大量的工作，終於幫助陸小曼把文集的稿子整理了出來。

如果沒有他的幫助，僅靠陸小曼拖著病體慢慢地整理，徐志摩文稿能不能最終整理出來都是個疑問。陸小曼本來答應要把文稿放在趙家璧任職的良友圖書公司出版，後來又為了預支的稿費而臨時變卦，他的心血幾乎是白費了，但是他沒有半點怨言，還是幫助陸小曼出版了剩下的徐志摩文稿，也就是一九三六年的《愛眉小札》和一九四七年的《志摩日記》兩本書。在後來的時光中，他依然對陸小曼關懷備至，逢年過節不忘去看望師母。陸小曼一有困難，他總是及時趕到。

趙清閣是陸小曼中年以後的知心朋友和好姐妹。這位當代文學史上的女作家，心地善良，同為女人，所以格外地同情和理解陸小曼。在她和陸小曼相識之後，很快就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她竭盡全力地幫助陸小曼，先是在一九四六年的時候苦勸陸小曼戒掉鴉片煙，並且和趙家璧一起幫助陸小曼克服重重困難，最終戒掉了毒癮。後來又為了充實陸小曼的生活，向陸小曼約稿，在她的督促之下，陸小曼才得以完成近兩萬字的小說《皇家飯店》。這篇小說儘管是陸小曼急忙寫就的成果，但是趙清閣還是給予了及時的肯定和讚譽，增強了陸小曼的自信心。陸小曼的繪畫也得到了趙清閣經常的鼓勵和肯定，所以進步不斷。

王亦令也是這個時期給予陸小曼不少幫助的朋友之一，陸小曼後來的醫藥費用開支極大，就是有了中國畫院的工資也完全不夠，她只好找到王亦令幫忙。王亦令幫陸小曼聯繫各個出版社商談譯書的事宜。他是翻譯方面的行家，通常是以陸小曼的

名義去找要翻譯的書和課題，具體的翻譯工作大體則由他去完成，但是陸小曼可以以合作者的身份領到部分工資。就這樣，陸小曼渡過了重重難關。

陳從周是徐志摩的表妹夫，也是徐志摩逝世之後與陸小曼唯一有來往的親戚。他不僅在生活上非常關心陸小曼，而且是陸小曼的一個特殊的精神支柱，因為陸小曼和徐志摩的聯繫就只繫在他身上了，惟有他能讓陸小曼感到和徐志摩還有著現實上的一點聯繫。他非常關心陸小曼，在一九四九年的時候，自費出版了《徐志摩年譜》。而陸小曼也非常信任他，在她彌留之際，她把珍藏著的還未能正式出版的《徐志摩全集》的所有資料和樣稿還有她自己的幾乎所有物品都交給了陳從周保管。陳從周不負她的期望，妥善保管和處理了這些東西，最後終於促成了《徐志摩全集》的出版，完成了陸小曼的遺願。

